

## 缘分

编者按:10月20日15时48分,浙江日报高级记者、作家、浙江日报原文教部主任、原经济生活报总编、浙江省新闻研究所所长周荣新在与病魔抗争20多年、6次手术后,不幸离世。此前,原浙江日报副总编傅通先写有《缘分》一文,讲述彼此之间半个世纪的交往,曾经周荣新阅改,今天发表,作为对逝者的沉痛哀悼与深切怀念。

## 傅通先

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我和周荣新两人就特别有缘。

1963年,我俩同时大学毕业,一同分配在杭州工作。他留在杭州大学任教,我从江西大学分配到浙江师范学院教书。报到前,省委决定:所有分配到浙江的大学毕业生集中学习,然后下农村参加“社教”工作,一两年后再落实分配。巧的是,我与周荣新不但分配在同一个学习班,而且分配到同一个公社萧山城南公社搞“社教”。后来,又一同到来苏、裘江、城郊工作。其间,很多同学都因工作调整而分开,唯独我俩始终没有离散,度过了一段基层共甘苦、艺文同品评的难忘时光。

1965年4月底,浙江日报在大

学生社教工作团挑选了12位大学生入社工作,10位同学住在“红楼”待命,只有我和周荣新住在“新新”候遣。在同住20天后的5月20日,两人和全部“家当”被报社一辆三轮车拉进了我们服务一生的单位,并且同住一间宿舍,行合趋同,心声相应。1966年起,又一同在文教组工作。我们一起到各地采访,一起研究典型报道,一起组办浙江日报社戏剧“新花奖”,一起创办“报晖”基金会,一起兴建“报晖”小学。我们一同一天入干校学习,同一天评为主任编辑,同一天受聘正高职称。他婚事简办,自烧6个家常菜,请了一位客人,那就是在下。1986年,我受命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后,周

荣新又接替我担任文教部主任。

周荣新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写文章,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丝丝入扣;写报道,情景交融,起伏跌宕,文采斐然。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他在浙江日报《钱塘江》副刊就发表了反响强烈的小说《一张毕业照》。进入报社后,浙江日报上的许多社论和编辑部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与江坪、陈冠柏合写的报告文学《企业家之歌》,生动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步鑫生的创业之路,成为浙江新闻报道的典范之作。

周荣新乃性情中人,与人相交襟怀坦荡,许多因报道而结识的采访对象都成了知心朋友。锐意改革

的步鑫生虽然几经挫折,一度湮没无闻,但周荣新依然与他保持热线联系,经常嘘寒问暖,还到上海、海盐登门拜访。多次接受采访的鲁冠球更与他成了莫逆之交。30多年来,他始终关注万向的成长历程,曾多次带领和指导年轻记者到万向采访。他发表在《中国乡镇企业报》上的《鲁冠球访谈“猴子”与“老虎”》轰动一时,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并获“中国新闻奖”。周荣新曾动情地对我说:“我当记者40多年,最宝贵的财富是对万向的发展有较多的了解。我最大的心愿,是写一本《鲁冠球传》。”现在,一部18万多字的《鲁冠球传》正付梓中。

周荣新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政

治意识强,接受新鲜事物快。无论是担任评论科长、文教部主任,还是担任《经济生活报》总编辑、报社副秘书长,他都紧跟时局,呕心沥血贯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夙兴夜寐撰文编稿,带病勤恳工作了20多年。第三次手术后,他虽然身体羸弱,却依然关心国家大事。每次见面,第一句话往往是:“有什么消息和大事?”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岁月悠悠,光阴荏苒。我俩相知相交倏忽已过50余载。那些交流心曲,袒露隐私,远不间亲,新不间旧的历历往事,不时浮上脑海。两个家庭相距二千里的学子,能够如此相遇相处相亲半世纪,就像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 展痕留处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倪树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古代一句名言,记得在日本前首相田中来自中国签署中日建交条约时,我国总理周恩来又把这句名言提了出来。

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黑如漆,我们富阳县洋浦口村(如今叫富源)的老百姓早早地睡了,突然一个声音从漆黑的天空响起来,“伊哩哩啦,伊哩哩啦……”洋浦村的老百姓,上到八十几岁老人,下到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全被这陌生而又巨大的声音吓醒了。他们都从屋子里逃了出来,躲到了稻草蓬里,有的还轻声念起了“观世音菩萨保佑”。这种吓得人们心跳加剧的声音,大约到天快亮时终于停止了。老百姓又回到了自己的屋里,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

大约过了两三天,这是一个早晨,不少人还没有起床,又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声音,原来是日本鬼子在富阳县的鹤山上架起了大炮,对着江南的洋浦口村等村子打来了许多炮弹,老百姓又纷纷地钻到桌子底下……天大亮了,大炮不打了,老百姓以为恶梦做完了,有的照样做自己的生活,我因为割羊草来到江边,一看,呆掉了,许多桑树枝连根拔起,桑叶也似被什么虫咬过似的,同筛米的筛子一样,千孔百疮,透明了,我们几个割羊草的同伴还到弹坑里去东摸西摸,想摸一些弹片什么的,可以拿回去叫铁匠打镰刀用。

又过了几天,我开始发热,据说是老祖宗保佑我,从鬼门关逃了回来。可我妈妈突然发高热,说胡话,不到半个月,就仙逝了,那年她才49岁,是我们家的脊梁骨呀!

据说我们洋浦口就莫名其妙地死掉近三分之一的老百姓。就我们家住的台门屋里三户人家,房东母子死掉大儿子,另一户人家两夫妻都死掉,只留下了三个儿子。我未过门的嫂嫂张富英,不明不白地开始烂脚,她每天痛得“哎哟哎哟”地哭叫。有人说她是被“鬼”惹怒了,就躲到我们家楼上,可她的脚越烂越厉害,后来竟变成了一段黑炭。她今年已经93岁,是活的见证。当时还有谣言说:日本鬼子的汽船停在洋浦嘴上,要把这么大的一只汽船装满了“灵魂”,才肯开走……

又过了不知多少天,从富阳县城开来了两只汽船,停在洋浦嘴上,从汽船里爬出几个戴着屁帘帽的日本鬼子,后面跟着爬出来的有的穿着中国人衣服,连屁帘帽也不戴,有的手里拿着粗粗的毛竹扁担……他们冲呀杀呀地叫喊着,冲进洋浦口村,抢东西,强奸妇女。我亲眼看到的一个何家台门里的童养媳,还才十几岁呀,也被强奸了(我在《富春山居图》的小说里,用上了这个例子)。我们家养的一只猪,准备过年杀了请年菩萨,当时才三十斤不到,也被他们捆起来抬走了……

前些天,我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美时对媒体说:“日本回来了!”我立马产生了疑问,到底是战败后的日本?还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因为前首相野田佳彦本是草根出身,1984年作为日本青年友好交流访华团的成员之一首次访华。从那时起同中国结缘,常称自己是“日中交流之子”,进入政界后,竟狂妄地挑起了“钓鱼岛”事件。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2012年9月28日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针对中日领土争端提醒日本民众小心那些煽风点火的政客,他说:“他们仅凭漂亮话就煽动了人心,但实际受伤害的却是身陷其中的每一个人。”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离任时也曾说过:“夫妻吵架还可以分手,但日中两国无法分手,而且关系比人的寿命要长得多,因为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居。”

## 风雅颂

## 舟山新姿

彩霞伴我舟山行,群山嫩绿浪千层。  
新城拔地开广宇,长虹飞贯听潮声。

东港百步眺远景,货通五洲笛长鸣。  
机声隆隆复何处,新厂开工报佳音。

扬帆出海号声起,归来鱼虾仓满盈。  
海天佛国人争睹,梵音缭绕心自宁。

■陈文韶

## 婺剧,坚守中绽放

■鲁献蓉

## 壹

今晚,约了朋友来到凤起路政协联谊剧场观看了一场家乡戏——婺剧。

我虽不是婺剧迷,但这家乡戏却也是从小听起的。当年,婺剧在家乡金华可是深入人心、深受欢迎啊。30多年前,我插队农村那会,常听得到原汁原味的婺剧调调,当我们在田里地头干活正干得累时,突然听见有人扯着嗓子来上一段解乏,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好不快活。在我听来,婺剧的曲调它委婉中带着舒展,质朴中夹着泼辣、诙谐,流畅中透着华丽,实属戏曲艺术殿堂中的精华。它时而高亢激越,有一泻千里般痛快淋漓;时而流畅温婉,如春风化雨般沁人心脾;时而令人千肠百转,时而使人荡气回肠;真的是一剂精神大补药啊!若是看那婺剧的表演,则更是视觉听觉的享受,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中,其表演既生动又活泼,文戏武做武戏文唱,真是多姿多彩!无论是小生花旦,还是老生花脸,扮相和动作都十分好看。他们的服饰和脸谱的图案丰富多彩,斑驳陆离。尤其是脸谱,可谓谱中有图,图中有意,意中见彩;粗犷与精美并呈,雅中藏俗,俗中带雅,雅俗共赏,真是美不胜收!在我的眼里,婺剧绝对可与京剧、昆剧和越剧媲美。

当锣鼓敲响的那刻,听到这熟腔熟调,我的五脏六腑哦,立即产生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过瘾,过瘾!渐渐地,它们走进了我的心底,于是,我整个人就像喝了一大坛的陈年老酒,醉了,醉了……

今晚的男女主角都十分地出彩,扮相俊美,唱腔动听,身段动作漂亮,美得真是没得说啊!与我一块去的朋友当中有人是第一次观看婺剧,她原本是勉强跟着我来的,以为她自己未必能够听懂这陌生的艺术。不料,演出刚刚开始,她就被这独特的舞台艺术深深地吸引了,连连说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婺剧有这般的风采!于是看得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同去的金华老乡们则更是实实在在地过了把怀旧瘾。

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楼胜与女主角杨霞云他们原来是一对夫妻。更难得的是他们这对“金童玉女”的夫妻组合,先后斩获了白玉兰主角奖,看来婺剧后继有人,真是一大幸事。

## 贰

演出结束,浙江婺剧团团长王小平与他爱人——著名婺剧表演艺术家陈美兰特地在剧院门厅等着与我见上一面。小平算起来可是我的晚辈,小时候我常跟着外婆

去看他母亲的的演出。他的母亲朱芸香当年是一位十分著名的婺剧花旦,现在媳妇陈美兰胜过婆婆,是二度国家“梅花奖”得主,并获得2013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据我所知,陈美兰在婺剧艺术上的出色不仅在台前,更是在幕后,她带领的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陈美兰新剧目创新团队”,以新的立意、新的视觉、新的表现手法和新的舞台风貌,创作出了一批既在口碑与市场上双赢,又博得专家赞誉、屡获大奖的精品剧目。她为团里创排的多个剧目,曾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节剧目金奖、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金孔雀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提名剧目”、第九届中国戏剧节“首届中国戏剧奖·优秀剧目奖”、中国戏曲学会“金盾奖”、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演出金奖等无数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比舞台上的形象更加的出彩。

这份成就不仅属于美兰个人,也属于浙江婺剧团每一位为婺剧艺术献身的人,是婺剧人以数十个春秋和无数汗水换来的,也是浙江婺剧团在创作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结果。因为他们这些沉甸甸的成果,浙江婺剧团先后被中宣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2011年又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单位”,2013年还入选首批“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近年来,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浙江婺剧团)还把这份祖国绚丽的瑰宝传播到世界各地——受文化部和浙江省政府、浙江省文化厅等部门委派,连续赴欧洲、南美、澳洲、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商业演出,受到国外观众的热烈追捧。这些都归功于团里新老两辈婺剧艺术家的传承开新,以及剧团领导对婺剧艺术孜孜不倦的坚守。为了能让演员们有更多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剧团一年举行600多场的演出。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这600多场演出中,有400多场是针对农村市场。也正因为巨大的演出数量,剧团的青年演员得以顺利成长。婺剧后继有人,决不会让这门富有极大艺术魅力的传统艺术濒临消亡!在这样一个流行歌曲盖过戏曲、追星多过看戏、戏曲日趋边缘化的时代,他们对婺剧所怀有的不懈努力和深厚情感,正是坚守我们这个时代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 叁

然而,在这样一个大众审美与

小众艺术共存、糟粕与精华互搏、民族艺术与世界文化共进的时代,如此出彩的一个剧种,这么出色的一支团队,长期以来竟然没有更好的剧院为他们提供更好更大的舞台,没有更多的宣传推广让更多的人知晓。这次在杭州的演出尽管不卖票,但也只得放在一个只能容纳数百人的小剧场,舞台上演员们辛勤的汗水只有少而又少的人能够欣赏到,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有的人宁愿花费大把的钱去追星也不愿去欣赏这么精湛优美的舞台艺术;有的人宁愿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关心八卦也不愿意去了解这样一份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媒体宁愿用铺天盖地的文字去炒作一个道德败坏的“明星”,也不愿宣传如此不易的坚守。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社会文化传承中的一大遗憾!

幸好,有王小平、陈美兰这样的婺剧伴侣,以及楼胜、杨霞云这些婺剧后起之秀在努力坚守着,奋斗着;也幸好还有一大群热爱婺剧的戏迷呵护着。小平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此次在小剧场的演出,浙医一院院长郑树森院士和原省卫生厅长张承烈厅长,他们作为婺剧的“资深粉丝”,场场不落地看着这五场演出;甚至因为工作忙得晚了,便顾不得吃饭就赶了过来,作为团长的他被这些像他们一样的婺剧迷们对婺剧的厚爱深深地感动了……

如今,在婺剧的故乡婺江畔,一座地方剧种大剧院拔地而起。

剧院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省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拥有了一座投资3.3个亿的崭新的“中国婺剧院”。婺剧,这个古老而又不朽的艺术,终于可以在既气派又现代的大剧院中大放光芒。小平说,新剧团已经邀请了全国各地优秀地方剧团带着优秀剧目前来演出,今后这些同样为地方戏曲坚守着的同行们,又多了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大舞台。一路走来,浙江婺剧团的艺术家人,为保护、传承和坚守这份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不菲贡献,在敬佩之余,更令我为婺剧的成就和发展感到高兴和自豪。

看完演出回家已晚,但心情却依然激动难平,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婺剧这个古老而依然散发着艺术魅力的戏曲,希望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欣赏到灿烂的戏曲艺术宝库中这颗璀璨的明珠,并喜欢上这光芒四射的艺术。

夜已深,情未尽,婺剧,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愿今夜好梦随曲来……

## 视觉颂



春江云雾

一纸本水墨

徐玉明

传承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延续,诞生和完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山水画那诗意盎然的田野风光、满目葱茏的青山绿水并未因时代的发展而消逝,在今天反而更让人神往,青年画家徐玉明先生就是其中的澄怀观道者。这幅《春江云雾》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米芾的《春山瑞松图》,云烟涌动的远山景色,秀雅温和的山石树木,似有若无的静江澄练,氤氲出春日润朗而有生趣的意境。尤其是近景树木的双钩点叶和中景树木的涂抹晕染,既层次分明又遥相呼应,使浑然一体的江雾无中生形,虚中见实,深得黑白映衬和动静对比之妙。三十而立的徐玉明现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好古追远,文辞高雅,这从一幅右上角颇有画外之旨的古诗题款可见一斑:“出处无心渔丈人,一竿在手即经纶。王孙心热于陵冷,毕竟江湖意味真。”(应弄民)

## 踏歌行

■王文锸

## 四季歌

少年哼着春之歌,  
走到一朵玫瑰旁,  
不禁轻轻抚摸它,  
啾——  
一滴晶莹的露珠从花枝上缓缓流下,  
少年看着玫瑰,  
不知不觉,  
渐渐成为英俊的青年。

青年唱着夏之韵,  
悄悄靠近一只蝉,  
正准备将它捕获,  
知——  
突然,传来一阵蝉鸣,  
青年陶醉其中,  
不知不觉,  
渐渐成为高大的壮年。

壮年吟着秋之律,  
走进金色的海洋,

高高举起收割刀,  
沙——  
壮年在田中挥洒汗水,  
含辛茹苦,却很开心,  
不知不觉,  
渐渐成为沉稳的老年。

老年念着冬之诗,  
看着这雪白世界,  
拿起一个大烟斗,  
呼——  
一团雾从烟斗中飞出,  
在雾中,他仿佛看见了往日的自己。

墙角钻出了一株草——春天悄然而至,  
老人眉头一抬,绽开了一抹微笑。  
(作者系杭州市时代小学六(4)班学生)